

王 蒙 李子云 铁 凝 贾平凹 赵丽宏 十人点评
陈思和 王晓明 温儒敏 丁 帆 王中忱

新锐十八

文 学 新 人 榜

主 编
赵丽宏
陈思和

 文匯出版社

新锐十八

文学新人榜

赵丽宏 陈思和 主编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锐十八：文学新人榜 / 赵丽宏，陈思和主编. —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8
ISBN 7-80676-626-X

I. 新... II. ①赵...②陈...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4780 号

新锐十八

文学新人榜

主 编 / 赵丽宏
陈思和

责任编辑 / 朱耀华

特约编辑 / 张重光

沈 杰

装 帧 / 粟 军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X1240 1/32

字 数 / 280 千

印 张 / 10.875

ISBN 7-80676-626-X/I · 111

定 价 / 22.00 元

首届《上海文学》
文学新人大赛评委

王 蒙	李子云	铁 凝	贾平凹
赵丽宏	陈思和	王晓明	温儒敏
	丁 帆	王中忱	

首届《上海文学》
文学新人大赛获奖作品
短篇小说新人奖

一等奖

海 飞《闪光的胡琴》

二等奖

马 拉《风筝》

王荣根《底蕴》

张悦然《二进制》

佳作奖

马忠静《植物·动物·人》

王树理《亲亲黄河那捧土》

刘律廷《虬络》

刘轶《知识分子》

龙 一《屋顶上的男孩》

李 游《Jennie》

杨弋枢《安城故事》

杨凤喜《1983年的杏树和羊》

范继祖《一个普通的早晨》

潘莹宇《戴罪杀人与我无关》

大学生文学论文奖

一等奖

何 远《谐谑的跳跃者：海子的另一种表情》

二等奖

朱 敏《人的限度：严歌苓小说中的伦理困境》

张海丽《乡俗传奇中的性别寓言》

张春田《现代性与“日常生活”的再发现》

佳作奖

王晶晶《晚翠的诗情：论汪曾祺晚期小说诗化的途径》

王 羽《“奇异的自尊心”：极端自尊的张爱玲和她的女主角》

吕东亮《从“鲁迅方向”到“赵树理方向”》

陈佳勇《龙璘宗论》

陈 实《掉进马桶里的布娃娃》

胡哲恒《模式化的端倪》

俞陶然《领会有限与召唤神性》

夏 天《破开：由陈染、林白看女性文学》

文坛春消息（序）

赵丽宏

首届《上海文学》文学新人大赛落下帷幕时，我的心情可以说是交织着欣慰和欣喜。

说欣慰，是由于这次文学赛事取得了超乎预料的成果。大赛信息发布后，八方响应，征稿的时间不到半年，全国各地的文学爱好者纷纷寄来了他们的新作。编辑部先后收到了一千余篇参赛的短篇小说，作者几乎遍布中国的所有省份和地区，他们之中，有十几岁的少年，也有七十多岁的老人；有初次试笔的新手，也有驰骋文坛多年的小说家。令人欣慰的是，参赛者大多是年轻人。这样的盛况，消除了大赛开始前有些朋友的担忧：现在这样浮躁的时代，会有人静下心来写小说参加比赛吗？精心构思写好一篇短篇小说，谈何容易。面对着编辑部堆积如小山的来稿，这样的担忧顿时烟消云散。参赛来稿的分布面之广以及数量之多，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文学创作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依然占据着应有的地位，关心文学，热爱写作的年轻人依然大有人在。这次文学新人大赛，分短篇小说和大学生文学论文两部分，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也寄来了他们最新的文学论文，文学论文的参赛作品当然不可能像短篇小说那么多，但数量也很可观。他们的文字很有说服力地展现了当代大学生对文学的执着追求和理性思考。如果对文学的前景没有信心，看看这些踊跃参赛的年轻人，读读这些以活泼的文字描绘生活和理想的新作，就会一扫心头的忧虑。这难道不令人欣慰？

说欣喜，是读参赛作品时的感觉。作为这次大赛的评委，我仔细阅读了经编辑部筛选出来的人选作品。这些参赛作品，题材广泛，写作手段多样，大部分作品表现的都是和我们的时代同步的生活，其中有大都市各色人群的喜怒哀乐，有乡野边地人生的粗犷辽远，也有回溯

历史沧桑的故事，社会的变革、生活的跌宕、人性的嬗变，在这些短篇小说中表现得生动入微，引人入胜。小说中表现出的情境，或激越，或平淡，或热烈，或凄凉，或清醒，或惆怅，这正是生活中的七情六欲和五色杂味；小说的表现手段，有浓墨呼啸，有清音委婉，有曲折夸张，有简朴平实，短篇小说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在参赛的作品中得到了生动体现。而参赛的大学生文学评论，以敏锐的眼光、新鲜的角度，对当前被人们关注的文学现象，对现代文学史上值得研究的作家和作品，作了有新意的分析和思索。获奖的作品，不能说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但作品中表现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以及对生活观察的细腻和思考的深切，却足以让人由衷地感到欣喜。既是文学新人大赛，不求成熟，但求清新活泼，不求老到，但求不拘一格，不求深不可测，但求生机勃勃神采飞扬。这些特点，在这些获奖的作品中都展现出来了。

现在，首届《上海文学》新人大赛获奖作品选和读者见面了。我相信，文学爱好者会对这本书产生浓厚的兴趣；我也相信，这本书不会使读者失望。因为，从中透露的，是当今中国文坛的春天消息。

2004年2月15日 于四步斋

目 录

获奖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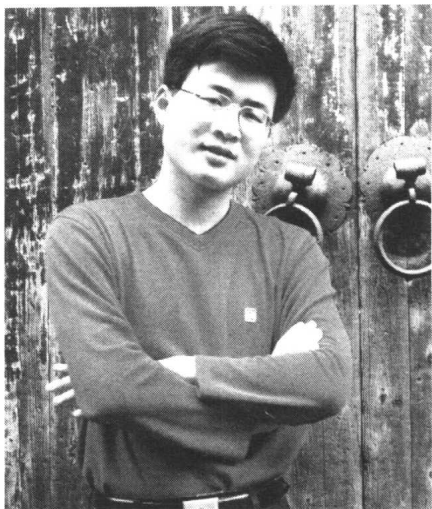
闪光的胡琴	海 飞	1
风筝	马 拉	15
底蕴	王荣根	28
二进制	张悦然	48
植物·动物·人	马忠静	58
亲亲黄河那捧土	王树理	68
虬貉	刘律廷	82
知识分子	刘 轶	134
屋顶上的男孩	龙 一	156
Jennie	李 游	173
安城故事	杨弋枢	193
1983年的杏树和羊	杨凤喜	204
一个普通的早晨	范继祖	214
戴罪杀人与我无关	潘莹宇	224

获奖大学生学术论文

谐谑的跳跃者：海子的另一种表情	何 远	250
人的限度：严歌苓小说中的伦理困境	朱 敏	262
乡俗传奇中的性别寓言	张海丽	284
——论施叔青短篇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和性别观念		
现代性与“日常生活”的再发现	张春田	300
——从韩邦庆到张爱玲		

海飞 1971年冬生，中学毕业后务农，后服役于南通市武警支队，退伍后摆过小摊，做过厂警、拉煤工、学校文书和公司文员、报社编辑。现已辞职专事写作。

1994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在《小说选刊》、《上海文学》、《十月》、《天涯》、《小说界》、《山花》、《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一百多万字。著有小说集《后巷的蝉》、散文集《丹桂房的日子》、长篇小说《花雕》。



闪光的胡琴

——海飞

多多看到李天宝家墙上挂着的胡琴时，是一个中午。他看到了这个村庄上空越聚越多的炊烟，从一些房子顶上的烟囱里飘出来，像一条条手臂一样歪歪扭扭地伸向了天空。多多悄无声息地跨进门槛，他走路的样子飘忽不定有些像猫，有时候让人感到他像是一个影子一样，或者像一片风中跌落下来的叶片。多多经常看见李天宝坐在自己家的门口拉琴，多多有一次和天平他们在互扔泥块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李天宝拉琴的声音。那个时候是秋天，已经稍稍有了一些凉意。多多穿着一件破旧的毛线衣，袖口上挂着一团丝丝缕缕的旧毛线，像一只小巧的鸟巢。多多手里捏着一块硕大的泥巴，他摆出一个投掷的姿势，他的目标锁定了天平，这时候李天宝突然拉响了胡琴。多多愣了一下，他站在绵软的日头底下一动不动，像一只鸟突然被一粒铅弹击中了似的。天平扔过来的

泥巴在多多的头上开了花，这让多多感到疼痛。又一块泥巴在多多脸上开了花，多多彻底地变成了一个泥人。后来天平站到了多多身旁，他伸出一双沾满泥的手拍了拍多多的脸。天平说多多，多多你是不是神经了。多多笑了一下，很凄惨的样子。多多说我听到李天宝这个瞎子又在拉琴了。天平很扫兴地离开了多多，天平走上了回家的路，天平后来告诉村子里的所有孩子们，多多简直就像是神经病。

现在多多把身体贴在了李天宝家的黄泥墙壁上，他的两手张开紧紧地贴住墙壁，像一只壁虎一样。他能闻到黄泥那潮湿的气味，异常亲切地钻进他的鼻孔。多多把他的目光抬起来，丝丝缕缕地抛到墙壁的上方，多多看到胡琴像一只巨大的蜻蜓停在斑驳的土墙上，然后多多仿佛听到了遥远的声音叮叮咚咚地传来，像是从土墙的最深层发出来的。李天宝坐在门槛上，他睁着一双白而无光的瞎眼狡黠地笑着。李天宝说，多多你在我屋里干什么？多多说，我在看你的胡琴。多多又说，你能让我摸一下胡琴吗？李天宝“嗤”的一声笑了，李天宝说，叫爹，你叫爹，你叫一声爹就让你摸一下胡琴。多多咬了咬苍白的嘴唇，没有叫。多多想起了来喜，13岁的孤儿多多一直都把叔叔来喜叫做爹，是光棍来喜把他拉扯大的。多多想起他亲爹那天上午垂下了软绵绵的头，一口涎水就那样亮晶晶地挂在嘴边。爹生了很长时间的病，他几乎每天都睡在靠土墙边的床上，他把身子蜷缩起来，向里侧睡着。多多能闻到屋子里飘来飘去的恶臭，爹的脸色已经很苍白了，是那种病恹恹的苍白，多多不喜欢这样的颜色。爹走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多多端着一碗稀饭来到爹的床边时，看到爹已经坐起了身子，并且摆出了那种努力想要竖起来头的姿势。多多在床边看了爹很久，后来多多去隔壁找来了来喜。多多说来喜，来喜我的爹不会说话了。来喜跌跌撞撞地奔向多多家里，他奔跑的过程中撞到了一张凳子，但是他没有扶起凳子。是多多把凳子扶起来的，多多扶起凳子的时候就想，一定要发生什么大事了。很久以后，多多仍然能够真切地回想起来喜的那一声嘶哑的嚎叫，还能回想起炮仗巨



大的声音和炮仗的火药气味,以及炮仗在炸开以后纸屑在半空中飞舞的模样。来喜那天和多多一起上山给兄弟送葬回来,就对多多说,多多别怕,叔叔把你养到18岁。来喜说这话是在土埂上,装沙子的拖拉机在土埂上疯跑,许多人都看到多多“扑通”一声跪下去,朝着来喜磕一个头,叫,爹。然后多多抬起了头,他看了看不远的山上那一座黄泥做的新坟,和几个凄凉落寞但却鲜艳得有些像是老妖婆的花圈。

多多跨出了李天宝家的门槛,多多走出很远了。他回过头去看到孤独的瞎眼李天宝依然坐在门槛上,阳光把李天宝劈成半明半暗的两半。但是李天宝的脸上却挂着一成不变的微笑,好像捡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一样。

这个寒冷的冬天多多老是跑到李天宝家门口去,看他翻着白眼为一些人算命。李天宝养着很长的指甲,指甲里藏着许多泥垢。其实他的手指也是很修长的,多多没有见过村子里还有其他人会有这么长的手指。李天宝翘着手指头给人算命,他把别人的命颠来倒去地算着,一下子是16岁,又一下子是60岁。多多很羡慕李天宝,别人的命现在都操纵在李天宝这个瞎子的手里了。多多很奇怪李天宝居然能够准确地摸出一毛、二毛和五毛的纸币,那些都是李天宝算命的工钱。李天宝的手指就在那些脏兮兮皱巴巴的纸币上来回抚摸着,像在抚摸一个面容姣好的女人一样。李天宝的脸上挂着满足的微笑,他的脸有些白也有些胖,像镇上那些工人阶级的脸。许多时候李天宝还会在阳光底下拉琴,他会拉一段停一段。他一定不知道多多汲着鼻涕,一直保持着同样的姿势看着他拉琴。那些依墙而立晒太阳的人在谈论着寡妇春花的事。他们忽然听到了悠扬的琴声响起来,他们的谈兴就更浓了。他们说,春花这个婊子精,不知养了多少汉。他们说这话时,不约而同地在眼前浮起春花丰满的身影,不约而同地咽了咽口水,而且嘴角一牵露出了一种过了把嘴瘾的笑。多多看到他们的喉结在滚动的样子,春花在他们的嘴里成了一条随时可以播报的新闻。多多的眼前浮起了春花的影子,春花养着两个孩

子，但是她的老公死了。村子里有人把春花介绍给来喜，那天多多看到来喜和媒婆在院子里说话，来喜露出了很腼腆的样子，他不停地搓着双手，似乎用这样的动作来表明天气很寒冷。来喜说，春花这个人长得这么漂亮，怕是守不住。媒婆喷出了一口烟，她用她的小眼睛盯了一眼来喜，然后她站了起来。她走过多多的身边时，突然伸出了像干柴一样的手，摸了一下多多的脸说，你的养父是头笨猪。后来果然听到村子里的人在说，春花根本就看不上来喜，春花只要动一下她的眼波，窗下就能集合起这个村庄里所有的成年男人。

多多一直盯着李天宝看。多多看到一条条白光哧溜哧溜地溜走，多多的眼光就落在那道白光上，多多看到那道白光在面前盘旋，然后越旋越高向天上去了。多多知道那道白光其实是李天宝弄出的声音。李天宝这个瞎子除了能算命外，居然能弄出这么好听的声音。多多盯着胡琴看，胡琴斜斜地架在李天宝的腿上。多多突然有了一种抚摸的冲动，因为那胡琴身上黑黑的亮光吸引他伸出手去，他迅速地在琴身上摸了一把。琴身很凉，是那种木头才会有的温暖凉。李天宝大喝，干什么，多多你这个扫帚星想干什么？谁让你摸了我的琴。多多吓了一跳，他蜷缩在泥墙旁边的一角。他看到李天宝愤怒的表情，他想，李天宝是个瞎子，他怎么知道是我？

后来多多看到李天宝站起身，他在泥墙边站了很久，站成了一截木头的样子。李天宝面对的是一堵老旧的泥墙，潮湿的泥土散发着一股气息。李天宝一伸手，把胡琴准确地挂在那破败的土墙上。胡琴又成了一只巨大的蜻蜓，很安静地伏在了墙壁上。多多想，李天宝没有瞎，他一定没有瞎。

多多把李天宝没有瞎这件事告诉了天平。多多看到天平在穿路廊白白的日光底下玩儿只滑轮，天平早就说想让他爹给他做一辆滑轮车了。多多说天平，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不要说给别人听，李天宝他不是个瞎子。天平没有理他，天平专注地玩着他的滑轮，那些滑轮在天平的手

中转动起来，发出一阵难听的声音。那是几只陈旧的铁滑轮，是天平从镇上的农机厂偷来的。但是滑轮显然是已经没油了，所以那种叽叽嘎嘎的声音很难听地响着。多多又说，天平我们都搞错了，李天宝他不是是一个瞎子。天平终于站起了身子，他从地上收起了滑轮，他冷笑了一声说你跟我来。

多多跟着天平一起走。他们站在离李天宝很远的地方，李天宝仍然坐在门口，脸上挂着微笑。天平掏出了一把弹弓，他在弹弓的皮筋上装上了一枚小石子，然后天平一拉弹弓，一颗小石子飞向了李天宝的脑门。李天宝像被什么烫了一下似的，发疯似地跳起来，像一只已经挨了一刀的鸡。李天宝大喊，谁，谁，是谁烫了我一下，给我滚出来。天平哈哈大笑，笑声很刺耳。天平说多多你这个神经病你看他瞎没瞎？

多多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安静地看着李天宝在他的屋子门口跳跃的样子，但是他却听不到李天宝骂娘的声音，就像是在看无声电影里的一些镜头一样。他看到村子的上空又开始堆积起一些烟，他的肚子在这个时候咕噜了一下，已经是临近中午的时候了。这个时候人影一闪，李天宝的弟弟李二宝忽然蹿了出来，天平和多多拔腿就跑。多多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奔跑，他把步子迈得很大，他只是想天平突然奔跑了，那么天平一定有他奔跑的理由，于是他也跟着奔跑。没跑多久他的喉咙就开始干燥，额头有许多汗流了下来糊住了他的眼睛，然后汗水一路下滑，钻进了他的脖子里。李二宝终于在晒谷场追上了天平和多多。李二宝一手抓住天平的衣领，一手抓住多多的衣领，像抓小鸡一样提在手中。村子里的人聚了拢来，他们都看到多多手中握着一把弹弓，弹弓是天平突然之间塞给他的，多多手足无措地抓着弹弓时，突然觉得双脚离开了地面。他努力地仰起脸，这样就使得他的脸涨得通红，他终于看到了李二宝一张狰狞的脸。出于本能多多冲李二宝讨好地一笑，笑容还没来得及收起来，一股疼痛从屁股骨蹿上来，舔着他的周身。他和天平被摔在了地上。



然后,许多人看到多多像一只皮球一样被李二宝踢来踢去。李二宝最近跟化城寺的一个和尚练腿功,多多感到全身骨头散了开来,他感到有一种来自四面八方的力量把他推来推去,然后周身开始发麻,整个人晕晕乎乎的。他想李二宝的腿功居然已经炉火纯青了。多多的手里依然捏着弹弓,他被李二宝抛上抛下时,听到人群中有人说,这个多多看上去忠厚,原来也会欺侮天宝瞎子。多多想大喊一声那弹弓不是我的,于是他努力地喊了一声,但是人们听到的只是一声嚎叫。人群中有人轻笑了一下,多多就有想哭的冲动。

后来多多一个人躺在凉凉的地面上,许多双穿着鞋子但没穿袜子的脚离开了他。这时候,一旁的天平悄悄抽去了多多手中的弹弓。多多的手压在自己的肚皮底下,天平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多多的手抽出来,然后再抽走多多手中的弹弓。天平说多多你把弹弓还给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的弹弓了,但是这弹弓是我的,我不愿意在我没玩够的时候就送给你。天平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在离去之前他朝多多笑了一下。多多木然地看着天平慢慢远去,接着,夜幕开始降临,四周都很静。在夜幕降临之前,多多一直看着身边爬来爬去的蚂蚁。多多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蚂蚁。

多多躺了一个礼拜才从床上下来。叔叔来喜把多多背回去的,并且喂了他一个礼拜的粥。那天的阳光很好,尽管气温仍然很低,但是多多还是起来了。他走到院子里,阳光随即涌过来将他紧紧地包裹住。多多感到了一丝从未有过的暖和,他在村子里缓缓地行走,像一只孤独的蚂蚁。他看到了春花倚在她家的院门上梳着头发,春花说多多你进来。多多就跨进了春花家的院门,多多看到春花的手里突然有了一只温热的山薯,春花说,吃了它。多多捧着那只山薯有些不知所措,但他还是伸手剥去了山薯的皮。这个时候春花两个孩子从屋子里出来了,他们很安静地看着多多。春花的头发梳完了,她把头发织成长长的辫子。春花说,你叫我一声妈,多多你想不想叫我一声妈。多多先是很轻地叫了一声

妈，后来多多又大声地叫了一声妈，多多没有想到自己的嗓门会有这么大，把春花也吓了一跳。但是春花还是笑了，春花拍了拍多多的脸，春花说以后别去惹那个李二宝了。

多多不想去惹李天宝和李二宝，他甚至不愿从李天宝家的泥屋前走过。但是鬼差神使的多多还是来到了李天宝家门前。李天宝身边围着一圈人，他正摇头晃脑地给大家拉琴。多多站得很远，但是他听到了丝丝缕缕的琴音。有人看到了多多，问多多你干什么？多多说，我晒太阳，我在晒太阳呢！那人就说，多多你过来，这儿既可以晒太阳，又可以听天宝拉琴，你还是过来吧！多多想了很久，李天宝的琴声像一只遥远的手一样，温柔地拽住了他的衣角，最后多多一步一步走向了李天宝。

多多的视线一直都没有离开李天宝，当然他也看到了高声谈笑的人们，听到了他们放肆的笑声在飘荡着猪粪气息的村庄上空回荡。然而他的眼里只有那把闪亮的胡琴，拉动琴弦的是一双保养得很好的手。李天宝的手指白皙而修长，完全不是务农人的手。多多看到那只手上下翻飞，时而激越时而舒缓的音乐就像一条来自远方的河奔涌而下。阳光多么暖和，河面上闪着粼粼的波光。多多眼里蓄满了泪花，一不小心多多就被河淹没了。李天宝的琴声停下来的时候，对着多多挤出了一个笑容。李天宝突然伸出了手抚摸了一下多多，李天宝说你这东西怎么可以用弹弓打我的脑门呢。多多想说那个小石子不是我打的，但是多多后来没有说出这句话。李天宝摸到了多多溢出眼眶的眼泪，他显得有些手足无措的样子，使劲地在衣服上擦干沾在他手上的眼泪。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多多又来到了李天宝家门口。这时候村子的上空还积着薄雾，李天宝的屋门口很安静，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这儿还是比较安静的。多多看到大门洞开着，屋里没有人，只有胡琴依旧像巨大的蜻蜓栖在土墙上。多多走到胡琴的下面，仰起头望着陈旧但却散发出暗红色光芒的胡琴。多多终于伸出手去，他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他取下胡琴，捧在手里久久抚摩着，然后他又把脸贴在了琴身上。忽然他

像想到了什么，抱着胡琴躬着腰开始奔跑，他瘦弱的身躯在村庄小路上疾奔，一跳一跳的样子像一只兔子。路上没有人影，一个人也没有，这让多多很庆幸。他跑进自家的屋子，把胡琴往床上一扔，然后在胡琴上抛了一床被子。接着他就坐在床沿上喘息，他一摸脑门，脑门上全是汗。但是他的脸上却挂着得意的笑容，他把手伸进被窝里，人就跪在了床前。他抚摸着胡琴的琴身，甚至用手指头拨弄了一下琴弦。胡琴发出了喑哑的声音，不像李天宝拉出来的那种音乐那样美妙，但是多多的耳朵里却听到了和李天宝拉得一模一样的音乐。

李二宝沙哑的骂声终于在村庄里此起彼伏地响起来。村子里有许多人都知道李二宝的哥哥李天宝赖以谋生的那把胡琴被人偷了。李二宝在村子里走来走去，他骂偷走胡琴的人会被天雷劈死，会断了手骨瞎了眼睛。多多很害怕，他怕李二宝有一天突然闯进他的屋子，掀开他的被子。多多站在很远的一棵树背后向李天宝的门口张望，他把自己的身子紧紧贴在树干上，像一粒细小的虫子，这粒虫子能听到自己微弱的心跳。李天宝坐在一张椅子上，身子缩成一团，两只手因为少了一把胡琴而不停地相互绞着，很孤独很悲哀的样子。李天宝完全没有了往日的神气，精神也很萎靡，他甚至不愿再给本村和外村来的人算命。他的身边站着弟弟李二宝，李二宝双手叉腰，不时地骂出一两串不堪入耳的话。骂声隐隐传过来，使多多心惊肉跳。他娘的，给老子逮住了我抽他的筋剥他的皮。多多的背脊心就升起一股凉意。多多开始有些后悔，他想找一个黑漆漆的夜晚，偷偷把胡琴送回到李天宝家，就挂在李天宝家的门上。

每一个夜晚来临，多多钻进被筒里就紧紧地抱住胡琴不放。不一会儿，胡琴就渐渐被多多的体温烘暖了。冷月洒进窗户，多多的脸上有了明明灭灭的光线和很淡的两条泪痕。无数次梦里，多多像神仙一样骑在这把胡琴身上飘来飘去。多多没有把胡琴送还到李天宝家的门前，多多每一次在午夜醒来想要出门把胡琴送回去的时候，胡琴在月光下发出的微弱光拉住了他的脚步。叔叔来喜有一次半夜起来小解时终于看到了多